

■ 话题

# 个体际遇折射行业兴衰

本报记者 李晓林

从2月9日以来,北京农业展览馆热闹非常,这里正在进行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所展出的不仅仅是一些产品,让人们如此感兴趣的,还是这些产品背后所附着的人们的文化记忆。可以说,传统手工艺迈出的每一步都留下了民族工业发展的印记,而其传承的传统工艺则是几十代人经验的积淀,是历代传承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透过这些传承人和老字号的浮沉,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兴衰,更可以对这一行业的现状进行大致的梳理。

## “王麻子”VS“张小泉”：外部环境很重要

农展馆里最热闹的,恐怕要算“王麻子”和“张小泉”的展台了。这两家老字号并肩亮相本身就够有看头的,而这些年来他们境遇的不同也让人产生了很多感慨。

“张小泉”基本上波澜不惊,其代表性传承人施金水稳稳当当地坐在展台后,向人们介绍“张小泉”的工艺特点和自己的从艺经历。“王麻子”就热闹多了,而其遭遇的最大尴尬就是人们的屡屡惊呼:“王麻子不是倒闭了吗?”展台后的北京陈昌王麻子工贸有限公司副经理史徐平却是见怪不怪,笑脸应答:我们还在,厂址还在沙河。

人们如此关注这两家剪刀厂,很大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在《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曾指出:“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1956年,统一筹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的国家拨款下达,两年后,国营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正式被政府授牌成立,当时企业的员工已达816名。几乎与此同时,1959年,由北京市政府命名成立了“王麻子刀剪厂”,并由国家投资在北京昌平沙河镇建起了新厂房。一度,王麻子刀剪厂门口来提贷的卡车排成了长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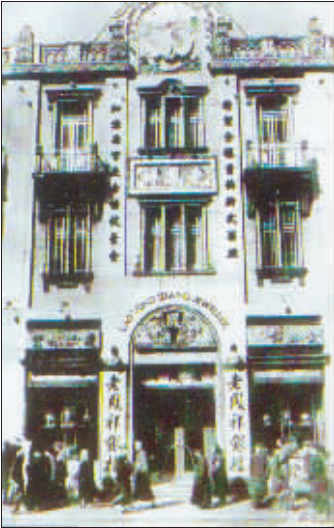
两个同样有着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到那一刻都还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有清一代的红火,民国时期的艰苦,解放后在政府支持下实行技术改造后实现了半机械化生产,以及实行市场经济后的阵痛。只是,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小泉”的貌似走得更为平稳,并在2000年顺利完成改制,成立了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同年还获得原产地注册保护,目前,该企业共拥有16个注册商标。虽然也受到外来品牌的冲击,市场份额还保持平稳。反观“王麻子”,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陷入了一连串的麻烦之中:隶属关系多次变更,商标官司绵延不绝,市



文乾刚制作的北京雕漆作品



龙米谷的手艺来自家传



左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老凤祥银楼”,右图为如今“老凤祥”制作的精品



莱芜锡雕

场份额急骤下滑,以致很多人都以为“王麻子”已成了历史。直到现在,“王麻子”虽冠以“公司”名号,实际还是个集体性质的企业,改制已筹备多年,但实质性进展看来还需假以时日。不过,只要在农展馆“王麻子”的展台前站上一会儿,无论是谁,都可以看到这个老字号的号召力,因为史徐平在这里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里不让卖,您可以到我们的专卖店去”。这样的场景让人相信,自身不懈的努力加上合适的外部环境,那些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老字号应该有着美好的前景。

从另一方面说,“王麻子”还有着自身的优势。在传承方面,能掌握“张小泉”全套传统锻制技术的师傅们年龄都在七旬以上;“王麻子”的两位代表性传承人史徐平和杨海滨都还年富力强,而且“王麻子”的代表产品“黑老虎”一直坚持在手工制作,其传承从未中断。因而“王麻子”现在最需要的,恐怕就是政府有效的扶持政策。而在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王麻子”“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的口号无疑将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 “老凤祥”VS“凤王祥”：观念决定行动

这两家字号颇像,其实没大关联。“老凤祥”是上海一家老字号银楼,现在已成了年产值几十个亿的公司;“凤王祥”则是山东莱芜一个锡雕世家在改革开放后打出的牌子,现在基本还属家族经营。把他们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从事的虽都是较高档的手工艺品的生产,走的道路却不太相同。

有着160多年历史的“老凤祥”是中国珠宝首饰业传承至今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华老字号,它的发展与它的地域有着必然联系,可以说是上海这个发达城市造就了它的做大做强。虽然解放后不久,“老凤祥”就由政府出资购买,并改名“上海金银制品厂”,但自从1985年恢复“老凤祥银楼”的名头后,他们走的就是一条完全全的产业发展之路。目前,老凤祥已发展成为集科、工、贸于一身的企业,拥有4个专业厂、20多家子公司、300多家连锁银楼、1000多个经销网点,以及研究所、检测站、典当行、拍卖行等机构,其产品行销全国30个省市,销售覆盖率达到90%以上。回顾发展历程,发现他们也曾面对困境,但他们坚持观念领先、战略先行,通过明晰目标、追求效益效率和资本增值,制定了“做优、做强、做大”的十年发展战略,从而取得了“一年一个样”的跨越式发展,而人才则是其长盛不衰的根源之一,他们的老、中、青三代设计制作队伍使其建立了人才的良



左图为上世纪30年代的“老凤祥银楼”,右图为如今“老凤祥”制作的精品

性发展机制。与发达商业城市不同,大部分地区的手工业则还停留在作坊时代。这里的作坊并不仅仅指其规模,更多的是一种农业时代的观念。莱芜锡雕王家的从业史其实比“老凤祥”要悠久,锡雕产品在明清时也是供达达官贵人把玩之物。不过,王家人似乎对大生产不甚感兴趣,他们守着的是这份祖辈传下来的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王圣良虽说在技巧上不断地进行着创新和改进,但说到产业生产,



“王麻子”与“张小泉”一起亮相

## ■ 现场

# 捏出一派天真烂漫

续鸿明 段改芳 王真 文/图

定襄花馍,当地百姓称为礼馍、面羊、面人人等,是在晋北民间流行的用于馈赠、祭祀的食品,是远古人类饮食文化、民俗文化和民间美术的综合遗存。花馍的制作者是主理一日三餐的农家妇女,她们善于把食用和吉祥的寓意结合起来,一团柔软的面泥由她们缠来绕去,塑造出各式形象,手工制作的产品则要富有更多的文化内涵以供观赏之用。

## 文乾刚 VS 龙米谷：方式影响结果

仔细研究“工艺美术大师”和“代表性传承人”这两个系列的人物,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虽然他们之间交叉,但在一般情况下,工艺美术大师更有学院派的意味,而传承人则更多地成为了民间代言人,这种不同使得他们在对待传承与发展的态度上也有着很大的差别。

北京雕漆的代表性传承人文乾刚同时也是工艺美术大师,他其实本不想做一个“工匠”,而想做一个画家,命运让他进了工美学校,还成了“大师”,他却还是愿意人们把他看作“艺术型的大师”。与很多工艺美术大师一样,他有着学校和工厂的双重背景,这使得他一方面承袭着技艺,另一方面又和工业化生产紧密相

连,因而他看待传统手工艺的眼光也与家族传袭的传承人不太一样。在他眼里,现代的东西一定要比从前的东西好,因为技术改进了,眼光开阔了,做出来的东西艺术性一定更高。因为与别的传统手行当相同或相似的原因,他离开已只剩下一个招牌的北京雕漆厂,自己成立了一间工作室,愿意学不怕苦的人他都会尽心教,目前的效益也不错。

龙米谷则是典型的家族传承。1948年,他出生于湖南凤凰县山江镇黄毛坪村一个苗族农民家庭,家里世代制作银饰,在村子里生活得不错。即使在“文革”时,他还是时不时溜到山洞里为一些老客户制作饰品。如今虽然不用偷偷做活了,他的生意却没有做得很大。有一段时间,他也收了一些学徒,但这些人没什么定性,学了一点皮毛就要工钱,他倒贴不起也就作罢了。另一方面,本着一



云南傣族慢轮制陶技艺让孩子着迷

## ■ 讲述

# 传统手工技艺如何发展 传承人如是说

杨似玉(广西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传承人):随着时代的进步,木构建筑的营造技艺也在不断地进步。在侗族地区,现在还是十分完好地保留着建造鼓楼等木构建筑的民俗,每个村寨都有好几个鼓楼,一些新兴的居住区或者几户同姓人家的聚集之所,往往都会邀请我们去建造新的鼓楼。对于村寨来说,鼓楼就是一个寨子经济实力的体现,也象征着民众对寨子繁荣昌盛的向往。因此,无论是从工艺还是数量上来说,现在的侗族木构建筑都在不断朝好的方面发展。在列入“非遗”名录后,自治区政府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民间艺人,同时进行各种培训,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就开始接触民族传统技艺,还在我家建立了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基地,因此目前该项技艺的传承情况还是不错的。

牟秉衡(重庆梁平竹帘帘传承人):我自创的梁平竹帘帘坊目前有10人左右,经营状况一般。整个制作过程全部采用手工。现在有一些小厂家或者作坊为了牟取经济利益,粗制滥造,使按照传统工艺进行细密加工的老作坊受到了一定冲击。

王孝涛(中药炮制技术传承人):药材的炮制是中医临床用药的一大特色,也是去除毒性、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现在,炮制技术出现了危机,一是生产技术问题,二是市场的监管滞后,三是技术监督不到位,四是中药炮制规范没有及时修订。相关部门应利用法律手段

段对其成果进行保护,设立中药炮制技术保护单位,建立全国性的炮制技术保护组织,加强各地区、各单位的协作。同时,对高科技能炮制人才和基层炮制人才的现状进行调查,对基层人员拨款专款培养,并加强考核。另外,可以将药工的经验量化为操作参数,以便炮制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生产。

陈德华(福建大红袍制茶技艺传承人):武夷岩茶是历史名茶,现在也有很多人在生产,这是一个产业,千家万户都在做,没有我也不会失传。一种技艺不能保持一成不变,创新发展不等于不继承传统,比如茶叶再机械化也不能把手工的东西丢掉。茶能否卖得好,和茶的品质有最直接的关系。茶叶的品质是方方面面的,比如天气、土壤的影响,我觉得和到底是手工还是机械制作的关系不是很大,机械也是根据手工的原理来做的。我倒是觉得现在茶有过度包装的现象,其实茶最根本的是品质,豪华包装不等于有文化。茶是大众消费的,需要物美价廉,如果过度讲究表面的东西,会让茶远离民众,这样对茶的产业化也有很大影响。至于其他的传统手工业是否可以产业化,我觉得要看具体情况,茶行业可以发展到产业化,这和茶的历史有关系,因为中国人离不开茶。

刘静兰(内蒙古包头剪纸传承人):我有正式工作,剪纸只是副业,而且以前都是义务剪,剪完了送人。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人问,这个多少钱?那时才发现剪纸竟然还能卖钱。2000年我退休了之后就不再作剪纸了。包头现在很多人找我学,但基本上没有把这个当作职业来做的,因为养活不了自己。我现在有个小作坊,包头就我一家,别人以为很好卖,其实不然。我认为剪纸艺术不会失传,因为它很普遍,全国各地都有剪纸的艺人。只是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有的花样因为需求的变化也要随之淘汰,比如现在的玻璃窗都很大,就需要大的窗花。

玉勐(云南傣族慢轮制陶技艺传承人):傣族传统制陶技艺的特色是慢轮手工制作,古代人们都是用泥土制成的器具来谋生活,到现在我们边疆也少不了这些东西,因为外面一些精致的器具不太适合我们当地人使用,大多数属于艺术品、装饰品,而且价钱比较贵。不过在当地会做这种东西的人已经很少了,外面来学习的人却很多,但固定学的人少。有人愿意学,我都可以教这门手艺。因为整个制作过程比较漫长,所以我觉得没办法批量生产。

张禄麒(贵州牙舟陶器烧制技艺传承人):我们一直都在保持传统的制作方法,原料是在当地就地取材。现在虽然有有了煤气,但我们仍坚持用柴作燃料来烧制陶器,这样烧制出来的陶器才能保证原来的品质。通过这样的传统方法,经窑变会呈现出更自然流畅的色泽。现在我们并没有大规模生产,而且如今做这个的人非常少,烧制技艺面临着失传的状况。牙舟陶在上世纪80年代曾有一个国营企业制作,后来一些新的陶瓷业逐渐将其取代,企业也倒了,留下了一批老

艺人,靠做一些碗、调味罐、香炉等来维持这门手艺。不过,现在用牙舟陶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它的精髓,产品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也比较支持,在当地的中学有一个专门的牙舟陶的职教班,甚至小学、幼儿园都有相关的课程,文化馆也有人在教学。

王学锋(河南浚县泥咕咕传承人):根据现代人的审美观,我们现在在做出来的泥咕咕也有了一些变化创新。以前都是以黑色打底,现在有了五彩马、五彩狮子等,在色彩上表现更丰富强烈,也更为人们所喜欢。泥咕咕的制作现在分为两条路来走:一个是做传统的,这一类可以供专家学者收藏和研究用;一部分是要适用于市场的,要符合消费者的审美口味。现在泥咕咕的销售要比以前好得多,人们购买作为礼品来送亲友,或是做收藏,不过传统的泥咕咕做的比较少。

邱昌明(浙江湖笔制作技艺传承人):湖笔制作在当地早已形成了产业,但历来都是手工制作,至今也没有机器生产。现在销售地主要是日本,国内年轻人很少有用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中小学有书法班,现在没有了,如果教育系统能恢复书法教学,应该能促进湖笔制作。

林玉晴(上海朵云轩木版水印传承人):我们这个行完全谈不上产业化,能养活自己就了不起了。“老祖宗”,后来又发展起了出版社、拍卖公司、商店等,木版水印部门能保留到现在,靠的就是多种经营。但从去年开始,我们非常自豪地说,我们能养活自己了!

王习三(河北衡水内画传承人):内画现在已成为一个产业,光河北就有4万人从事这一行,不过虽然真有画的不错的,但大部分都只是中低档的谋生手段,摆地摊档次的比较多。当初到我们工艺美术研究所学习,领导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继承和发展。我们由竹杆改为金属杆,工具进步了;技法上由水彩加了油画;器形上由鼻烟画发展到屏风、球各种内画类形。我觉得冀派内画走到今天就是由于发展创新,包括观念的创新。

工艺美术行业经过了一些起伏。改革开放前,工艺美术和土特产是重要的出口,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一度大滑坡。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发展的春天,现在“非遗”工作又得到各方重视,为工艺美术行业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交流的增多,我相信传统手工艺行业将前程似锦。

(本报记者池玉玺、舒琳、杜洁芳、翟群、焦雯、刘茜,实习生袁静蕊联合报道)